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旋　风

[英] 詹姆斯·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沈吟　张幸生　严国华　郑小梅译

下　册

求知书刊社编辑

学林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周清霖
　　林耀琛
封面设计　王申生

本书根据英国 Hodder & Stoughton 公司1986年版译出

旋　风

[英] 詹姆斯·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沈吟　张幸生　严国华　郑小梅译

求知书刊社编辑　　上海东江湾路444号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0.5　插页12　字数 1160 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0

ISBN7-80510-312-7/I·103　　定价(套) 15.60 元

1979年2月28日

星　期　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五十四章

德黑兰，上午 6 点 55 分：

麦基弗还在翻拣他从办公室大保险柜里取出的档案和文件，只把那些十分重要的放进他的公文包。他从清晨 5 点半开始一直干到现在，累得他头痛，腰也直不起来，公文包也快塞满了。我得尽量多拿些，他一边想，一边尽快翻拣，因为 1 小时后，或许还不到 1 小时，他的那些伊朗雇员就要来，他就干不成了。

该死的家伙，他恼怒地想着，我们需要时从不来这儿，可这几天却老是纠缠不休，甩都甩不掉，一会儿说："噢，不，阁下，请您让我来给您锁上，我将不胜荣幸……"要末就说："噢，不，阁下，我来给您开办公室的门，我想这无论如何不是阁下您干的事情。"或许我得了幻想狂的病，可他们看起来真像是间谍，奉命来监视我们。这些家伙比以前更爱管闲事。似乎有人知道我们的意图了。

不过，到目前为止——算是有运气，一切进行得像机声悦耳的喷气式飞机那样顺溜：今天中午，或者稍晚一些，我们就要出境；鲁迪已作好星期五飞走的准备，并把他的所有零备件统统带走；还有满满一车备件已出了德兰港在去阿巴丹的途中，那儿，'公爵'的朋友扎塔基已批准让运送英国石油工人撤离的英国航空公司的三叉戟飞机悄悄地着陆；在库维斯，'公爵'该把备用的燃料贮藏好了，他手下的所有伙伴已获批准明天乘 125 机离开——运气真是一个接一个，3 卡车的零备件已拉到布希尔，然后用船运往沙加；值得庆幸的是，'热弹'、钱吉兹上校和那个该死

的毛拉侯赛因还比较规矩，没有找麻烦；斯克拉格在伦格不会有什么问题，那里有的是沿海船只可装走备件。他什么也不用干，只消等着D——不是D日，而应该称W日（旋风日）的到来。

美中不足的是阿扎妲。还有埃里基。她为什么离开德黑兰去追寻可怜的埃里基之前不告诉我一声？我的上帝，她九死一生逃出大不里士，然后又把她美丽的小脑袋又伸回去了。女人哪！她们都疯了。赎金扯淡！我敢打赌，这又是她父亲设下的陷阱，那个老杂种！可是，还是汤姆·洛查特说得对："麦克，她无论如何都会走的。再说，你会把'旋风'计划告诉她吗？"

他开始感到胃里翻腾得难受。就算我们这些留下的人都出去了，还有埃里基和阿扎妲的问题。另外还有可怜的老汤姆和萨拉珊。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把他们4个人带到安全的地方？一定得想个什么办法。我们还有2天时间，或许到……

他转过身去，吓了一跳，因为他没有听到开门的声音。他的雇员负责人戈拉尼站在门口。他个子高高的，光秃秃的一个脑袋，是个虔诚的什叶派教徒。这是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多年的一个好人。"你好，先生。"

"撒拉姆。你来得真早。"麦基弗发现他对这么乱七八糟的情景——因为麦基弗平时极注意整洁——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这使他感到自己像在拿别人东西时被抓住了一样难堪。

"按照真主的旨意，先生。伊玛姆已下令要恢复正常状态，每个人都要为革命的成功奋发工作。我能帮忙吗？"

"这个嘛，不，不，谢谢你。我正忙着呢。今天要干好多事情，我马上要去使馆。"麦基弗知道自己言不由衷，可又控制不住。他说："我，这个，一天都有约会，中午一定得去机场。我要做点准备去见多逊塔佩赫的委员会。从机场出来后，我就不回办公室了，你可以早点下班，下午休息——其实你今天整天不来

也行。”

“啊，谢谢你，先生，可办公室应该开着，直到日常——”

“不，我走了以后今天就不办公了。如果要找我的话，我将直接回家，在那儿呆着。请10分钟以后再来吧。我想发几份电传。”

“好的，先生，没问题，先生。”他走了。

麦基弗痛恨这样的胡诌。戈拉尼以后会遭到什么事？他又问自己。他和我们在伊朗各地的雇员——其中有些是好人——以及他们的家庭会遭到什么事？

他心神不定，尽可能妥善地整理了一下。现金柜里有10万里亚尔。他留下一些纸币，重新锁上保险柜，发了几份无关紧要的电报。今天早晨5点30分，他已给沙加发了一份重要电传，并抄发阿伯丁，以防加瓦伦因事还滞留在那里。电文是：按计划将把5箱用于维修的零件装机空运到沙加。破译的意思是：诺格、佩蒂金和他，以及最后2个他没法弄出德黑兰的机械师已按计划准备今天搭乘125飞机，计划是在按步骤进行。

“这些是什么箱子？先生？”戈拉尼不知道怎么发现了电传副本。

“从库维斯运来的，下星期装上125机运走。”

“太好了。我会帮你核实的。你走之前，能否告诉我，我们的212飞机什么时候回来？就是我们借给库维斯的那一架。”

“下星期，怎么啦？”

“部长和董事阿里·基阿阁下想知道，先生。”

麦基弗顿时倒吸一口冷气。“是吗？为什么？”

“他可能给这架飞机一个包租任务，先生。昨晚你走后，他的助手来问我。基阿部长还想要一份关于我们送去维修的3架212飞机的进度报告。我，这个，我说我今天就弄出来——早上

他就要来，所以我不能下班。”

他们从未谈论过那3架飞机，也没有谈论过那些他们一直用卡车、轿车、或者作为私人行李拉走的大批大批备件——飞机上没有空地装货。戈拉尼决不可能知道那几架212飞机并不需要修理。他耸耸肩，往最好的方面抱希望。“会按计划作好准备的。在门上留下条儿吧。”

“哦，可那太不礼貌了。我会转达那个意思。那助手说他要在午祷之前再来一趟，特别想约见你。他从基阿部长那里给你带来一封绝密的信。”

“这个，我得去使馆呀。”麦基弗考虑了一下。“我尽早赶回来。”他气恼地拎起公文包，匆匆走下楼，一边咒骂阿里·基阿，还把阿里巴巴捎上骂了一通。

阿里巴巴——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使麦基弗想起四十大盗——和他的妻子在公寓为他们作佣有两年多，动乱一开始就失踪了。昨天一大早，阿里巴巴回来了。他笑呵呵的，好像他只不过回家过了个周末，而不是整整失踪了5个月。他喜气洋洋的，坚持要回他原来的房间。“哈哈，一点儿也不能含糊，先生，房子要收拾得干干净净，恭候她殿下荣归；下星期我老婆来这儿清扫，那时我给您沏上您喜欢的速溶茶，再加上面包片。我可是为您卖了命，今天我在市场为您买新鲜面包和牛奶时，大吵了一通，才要到了再优惠不过的价格，可那些强盗要的价还是比去年涨了4倍，真叫人伤心哪。请快些给我钱吧，银行一开门，您就可以把我那少得可怜的薪水付给我了。”

该死的阿里巴巴，革命一点儿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什么“少得可怜”？还不是我们吃1片，他吃5片。可那没关系，在床上喝茶、吃面包片还是挺不错的——只要不在我们溜掉的那天就行。查利和我怎么才能不让这个一身臭耗子味的家伙碍手碍

脚，把行李弄出来？

他在车库打开车门。“卢卢，老姑娘，”他对汽车说，“对不起，我无能为力了，诀别的时候到了。不清楚我会怎么处理你，可我不会把你丢下让别人当篝火烧，也不会让该死的伊朗人霸占你。”

塔尔博特正在一间宽敞堂皇的办公室等他。“我亲爱的麦基弗先生，你容光焕发，来得早啊。我听到了年轻的罗斯的全部危险经历，要我说，我们都很幸运，不是吗？”

“是的，我们是幸运。他现在怎么样？”

“快康复了。好小子。干得真漂亮。吃中饭时，我要去见他。我们准备让他搭乘今天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出境——以防万一他被人发现，还是谨慎为上。有埃里基的消息吗？芬兰使馆已向我们提出要求帮忙。”

麦基弗告诉了他阿扎妲留便条的事。“真他妈的伤脑筋。”

塔尔博特伸直他的手指。“赎金的事听上去不妙。有谣传说汗的确病得很厉害。是中风。”

麦基弗蹙起眉头。“那对阿扎妲和埃里基有利还是有害呢？”

“我不知道。如果他真的突然死去，嗯，那当然会改变一下阿塞拜疆地区的均势，我们在北部边界的那些误入歧途的朋友肯定会比平时闹腾得更厉害，会让卡特和他的政府更够受的。”

“他现在到底在采取些什么行动？”

“无所事事，老伙计，他是可爱的亚当斯王子——麻烦就在这里。他到处播种花生，然后又撒手不管了。”

“国有化的事还有什么消息？阿姆斯特朗说快了。”

“你很可能马上失去对飞机的控制权。”塔尔博特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说。麦基弗的注意力集中起来。“这很可能是有关方

面提出的个人要求。”

“你是指阿里·基阿和他的那帮同伙?”

塔尔博特耸耸肩。“我们的谈话不是去探讨原因,是吗?”

“这是官方的意见吗?”

“我亲爱的朋友,老天爷,不是!”塔尔博特感到吃惊。“只是个人的观察,不得记录在案。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不记录在案,根据安迪·加瓦伦的指示谈谈,行吗?”

“不,让我们正式谈谈吧。”

麦基弗看着那张略带红晕、刻板的脸,站起身,松了口气。“不行,塔尔博特先生。让你了解情况是安迪的意思,不是我的。”

塔尔博特以惯常的技巧叹了口气。“那好,非正式交谈,不记录在案。”

麦基弗坐下来。“我们今天准备,嗯,准备把总部迁往沙加。”

“很明智。那么?”

“我们准备今天走。包括所有剩下的外籍人员。乘坐我们的125飞机。”

“很英明。那么?”

“我们,嗯,我们准备停止在伊朗的一切作业。星期五那一天。”

塔尔博特疲倦地叹了口气。“没有了工作人员,我可以说那是顺理成章的。还有呢?”

麦基弗发现很难表达自己要说的话。“我们,嗯,我们在星期五把我们的飞机弄出去——就是这个星期五。”

“我的天哪!”塔尔博特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祝贺啊!你们怎么能拧住那个下流坯基阿的胳臂,让他高抬贵手的呢?你们一定向他许了愿,让他当赛马总会皇家专席的终身成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哦，不，不，我们没有。我们决定不申请出境许可证，那是白费工夫。”麦基弗站起身。“好了，不久以后再见……”

塔尔博特的笑容顿时消失。“不要许可证？”

“不要。你自己也知道，我们的直升飞机就要被人扣压，被国有化，并被没收了。不管你叫它什么，反正我们无法弄到出境许可证，所以只能一走了事。”麦基弗轻轻添了一句：“星期五我们就要离开这座监狱啦。”

“哦，听我说！”塔尔博特使劲晃着脑袋，手指翻弄着他办公桌上的档案。“天哪，这非常、非常他妈的不明智。”

“没有别的办法。行了，塔尔博特先生，就是这些，祝你愉快。安迪要我事先告诉你一声，这样你就……你可以干你想干的事。”

“这是什么意思？”塔尔博特火了。

“见鬼，我怎么知道？”麦基弗也同样大光其火。“你的职责是保护你的同胞。”

“可你……”

“我只是不想被迫关门倒闭，就谈到这儿吧。”

塔尔博特的手指头神经质地敲打着。“我想我需要一杯茶。”他按了一下内部通话器。“西莉娅，端两杯最好的茶来，我想你最好在里面放点纳尔逊糖。”

“好的，塔尔博特先生。”一个带鼻音的声音说，接着又打起嚏来。

“当心身体。”塔尔博特机械地说道。他的手指头不再敲打。他对麦基弗亲热地笑了笑。“我高兴极了，你什么也没告诉我，老伙计。”

“我也同样高兴。”

“请放心吧。如果我听到你们进了监狱——用个什么词？

啊，对了，'蹲班房'。我会很高兴地代表女王陛下政府去看望你们，设法帮你们摆脱困境。"他的眉毛耷拉下来。"大卷逃！天哪！不过，祝你们好运，老伙计。"

阿扎妲的公寓，上午 8 点 10 分：

老女仆手托沉甸甸的盛有早餐的银盘子，沿着走廊走来。盘里有四只熟鸡蛋，涂了牛油和果酱的烤面包片，两只精致的咖啡杯，冒热气的咖啡壶和质地细密的埃及棉餐巾。她放下盘子，敲敲门。

"进来。"

"早安，殿下。你好。"

"你好。"萨拉珊懒懒地说。她靠着放在床罩上的一叠枕头，脸上留有泪痕。浴室的门半开，从里面传来"哗哗"的流水声。

"放这儿就行，放床上。"

"是，殿下。"老妇人照吩咐做了。她眼角扫了一下浴室，悄悄地离开了。

"吃早饭了，汤米。"萨拉珊喊道，语调尽量轻松欢快。没有答应声。她耸耸肩，吸了一会儿鼻子，不让眼泪流下来。她抬起头，只见洛查特已回到卧室。他刮过脸，身穿冬季飞行服——靴子、长裤、衬衣和厚厚的运动衫。"喝咖啡吗？"她勉强笑着问，心里恨他板着脸，恨他脸上那副不赞成的神色。

"一会儿喝，"他毫无热情地说，"谢谢你。"

"我……我要的都是你喜欢的东西。"

"看起来不错……不要等我。"他走到镜台前，开始扎领带。

"阿扎妲真好，她走的时候把这套房间借给我们，是不是？比家里舒服多了。"

洛查特从镜子里看着她。"你当时并没有这么说。"

“唉，汤米，你当然是对的，可求求你，咱们别吵了。”

“我没和你吵嘴。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你也说完了。”我就是那样，他想，内心痛苦不堪，明知道她和自己一样难过，可又毫无办法。两天前的夜晚，迈山在她和萨拉面前质问他时，噩梦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现在。他们俩被拆开了，他被逼得差点发疯。两天两夜伤心痛哭，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没必要担心，我们总会有办法的，萨拉珊。”然后讨论将来怎么办。什么将来？他问在镜子中的自己，又想发作。

“这是你的咖啡，亲爱的汤米。”

他闷闷不乐地拿起杯子，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眼睛不看着她。咖啡热气腾腾的，非常可口，但没有去掉他嘴里的恶臭味，所以他基本没喝，把杯子放在一边。他站起身，准备穿飞行茄克。谢天谢地，今天我要往库维斯运东西，他想。唉，什么事也不顺！

“我什么时候见你，亲爱的，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看着自己耸耸肩膀。他恨自己，真想一把将她搂进怀里，告诉她他的爱有多深。可是在过去的两天里，他已经历过四次那种感情的迸发，她却始终像她兄弟那样执拗，不肯松口。“离开伊朗？永远离开家？”她叫了起来。“啊，我不能，我不能！”

“但你并不是一去不回来，萨拉珊。我们先到沙加呆一段时间，然后去英国，你会喜欢英格兰、苏格兰和阿伯——”

“迈山说——”

“迈山见鬼去吧！”他吼道。看到她一副害怕的样子，他更是怒气冲冲。“迈山不是万能的上帝，我的天哪！他知道些什么呀！”她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小孩子，抽泣起来，并畏缩地躲开他。“哦，萨拉珊，对不起……”他搂着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她诉说对她的爱。她感到安全地偎依在他怀中。

“汤米，听着，我亲爱的，你是对的，我错了，是我的过失，但

我知道怎么办好。明天我去找迈山，说服他给我们一笔生活费，而且……怎么回事？”

“我说的话你一句也没听进去。”

“啊，我听进去了，真的，我听得很仔细。请不要发火，你发火当然没错，可我听——”

他火气又上来了。“你没听到迈山说什么吗？我们没有钱——钱用光了，房子也完了，他完全控制了家里的财产，完全控制了。除非你听他的话，不听我的，否则你什么也不会再得到。这倒没有关系，我可以给我们赚足够的钱。我可以！问题是我们得离开伊朗。离开……一阵子。”

“可我没有证件，我没有，汤米，还弄不到。迈山说得对，他说如果我不带证件就走的话，他们就再也不会让我回来，永远，永远不会！”

又是哭，又是吵，无法说服她。还是哭，接着上床，想睡上一觉，可两人都睡不着。“你可以呆在这儿，汤米。为什么你不能呆在这儿，汤米？”萨拉珊问道。

“哎呀，我的天哪，迈山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萨拉珊，没有人需要我，外国人都得滚蛋。我们要去其他地方，尼日利亚，或者阿伯丁，或其他什么地方。把手提箱装好。你去乘125飞机，我们在沙加碰头——你有一张加拿大护照，你就是加拿大人！”

“可我没有证件就不能走，”她嚎啕大哭，接着转为啜泣。然后重新争论同一个问题，一遍又一遍，又是哭。

接着，昨天上午，他痛恨自己竟抛开自尊心，跑到市场去找迈山讲理，想让他发发慈悲——尽管他想说的一切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但他碰了壁，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而且更糟糕。

“我父亲拥有伊朗直升飞机公司的股权，这个当然由我来继承。”

“噢，那很好。这样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迈山。”

“根本没有什么不一样。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大笔钱接济你，你有什么办法还债，付你前妻的赡养费，还得养活我妹妹和她的孩子。”

“有工作做就不是接济，迈山，这不叫接济。这对我们都大有好处。我不是说我们合伙搞公司，或任何类似的合伙买卖，我愿意在你手下干。你不懂直升飞机业务，我懂，非常熟悉。我可以为你经营新的合股公司，让它马上就能赚钱。我了解飞行员，也知道驾驶。整个伊朗的大部分地方我都熟悉。这样，我们两个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我要拼命干，保护这个家庭的利益。我们将呆在伊朗，萨拉珊可以在这儿生孩子，而且——”

“这个伊斯兰国家只需要伊朗飞行员，基阿部长向我做了保证的，百分之百。”

他突然明白，内心世界彻底崩溃了。“唉，现在我懂了，没有例外，特别是我，对吗？”

他看到迈山傲慢地耸耸肩。“我忙着呢。实话说吧，你不能呆在伊朗。在这儿你没有前途。出了伊朗，萨拉珊和你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像样的前途，她也不会长期让自己流落在外——如果她不经过我的同意，又没有合格的证件，就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你们必须离婚。”

“不。”

“今天下午把萨拉珊从汗的公寓送回来——再发一点善心吧——你赶紧离开德黑兰。你们的婚姻不符合穆斯林传统，所以没有用处——加拿大的世俗仪式无效。”

“萨拉珊决不会答应的。”

“是吗？下午6点到我家来，我们把这桩事了一了。你走之后，我会替你解决在伊朗欠的债——我不能让我们的好名声背

上欠债的污点。下午6点，准时到，再见。”

他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走回去的，只是把经过全告诉了她，然后她又是一场哭泣。那天晚上他们一道去巴克拉凡老家。迈山不顾萨拉珊的苦苦哀求，一再重复他说过的话，而且很不客气地说：“别胡来了，萨拉珊。别嚎了，这是为你好，为你儿子好，为咱们这个家好。如果你拿了加拿大护照出去，没有伊朗的合格证件，就不会让你再回来的。住在阿伯丁？真主保佑，你一个月就会冻死，你儿子也一样……贾莉不会和你一起走，就是洛查特愿意掏钱也不去。她没疯，她不愿意永远离开伊朗，离开家。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们，想一想吧……想想你的儿子……”他反复说着，直到萨拉珊语无伦次、洛查特精神彻底垮下为止。

“汤米。”

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什么事？”他问道，从她的声音中听到了过去的语气。

“汝，汝欲永远离我而去吗？”她用法尔斯语问道。

“我不能呆在伊朗。”他说，现在心境平静了，听到这个“汝”字太受用了。“我们公司关闭后，这里就没有我的工作。我没有钱，即使那个地方没给烧掉……唉，我从来不是那种要求施舍的人。”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的狡诈。“迈山在很多问题上是对的：我这生不会有多大出息，你留下来是对的。没有证件离开当然很危险。你还要想想孩子，我明白。还有……不，让我说完。”他温和地制止她。“还有HBC飞机的事。”这使他想起她的表兄卡里姆。还有一次恐怖的打击要降临于她。可怜的萨拉珊……

“汝，汝欲永远离我而去吗？”她又重复一遍。

“今天我动身去库维斯。我要在那儿呆几天，然后去沙加。我在那儿等，等一个月。这样，你有充分时间考虑，考虑你需要什么。写封信，或者打一个电传给沙加机场，就可以和我联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